

乡愁大理

初夏

胡家义

早晨，清脆的鸟鸣声把我唤醒。穿衣起床，快速走向洗漱间。也许是我的脚步太急促，院子里散步的鸟鸣叫着飞到院外的树上，歪着头，用绿豆似的眼晴瞅着我。在我洗漱的时候，鸟儿们又从树上俯冲下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继续踱步，抬着头，挺着胸，叽叽喳喳地叫着，在它们的呼唤下，其它鸟纷纷从树上落下来，与之前的鸟一起组队，在院心安然地踱步，我一走动，它们又呼啦一声飞回树上或蹲在围墙瓦砾上。我知道，它们在院子里不是单纯为了散步，而是啄食我留在地面的食物和缸里的水。

走出院门，与迎面而来的晨风撞个满怀。清爽的风里，花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淡淡气息。鸟雀在枝头欢歌，在天空飞来飞去，发着洪亮而激情的声音，像是准备赴一场豪华的盛宴。小河清澈，在绿柳中隐现，它从遥远的山顶流向山脚，从我的眼前流过，流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哗啦哗啦的流淌声，仿佛唐诗宋词的诵读，一声声叩击我的听觉，让我享受着蓝天白云的幸福。

站在屋前，吸纳着清新的晨光，听着鸟鸣，跟着思绪，感觉自己的每个毛孔都在不自觉地舒展。我喜欢这些鸟，它们的到来让我感觉小院生动起来，同时也安静起来。

春日随笔

王顺玲

明朗的夜，一株红樱开在窗前。花瓣朵朵恣意舒展，筋骨伸不住的，就纷纷扬扬地落到地上，铺一张娇艳的美人面。

夜的时间在跑，等他归来一轮红日，光影拓印一株新的红樱在地上，美人有了美人面，更有了一树妖娆的身姿。

我决定往春天更深处走去。

不去苍山足音踏踏的玉带路，不去洱海捕捉一只海鸥的飞影。驱车奔离人潮，去弥渡这座小城。沿着蜿蜒曲折的路，把自己的身体也裹在蜿蜒的车流里，车身如白色的兔，在路上跃出飞奔的影。

恍惚间，一座小山就静静地伫立眼前。心妥妥当当地在身体里平静，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映人疲惫眼睛的是黄色的野草离离。树枝与树干，还不愿在春天醒来，光秃秃的，长成一种并不优美的姿态。石阶平缓，流淌着行人怀疑的眼神，春在何处？

于是，足音也没了欢快之色，犹犹豫豫地前行着。蓦地，一阵古琴流音如游丝般，钻进了耳朵，怀疑突然如流水一样淌走了。

因为，琴音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悠悠乎若清风，皎皎乎若明月……它给枯枝点上新绿，给野草穿了翠衣，给古朴的庙宇绕了一梁又一梁悠悠的神秘的烟火……

随着琴音流淌，路过一排如削石壁，石壁参差，黄和黑让石壁显得肃穆萧然。一座座小巧的庙宇轻轻映入眼帘，你在高处，我在低处，你依着我，我靠着你，庙宇的古树伸出枝来，烟火缭绕其间，成了枝上的叶。

古琴悠悠，山石峭壁也跟着灵动起来，步子终于轻了，琴音抚慰了一路飞奔的心，疲惫抖落在脚下，随着一阵小风，落在行人之外。

院外的树，树下的花是我亲手栽的，我喜欢花红叶绿的家居环境。春夏之交，桃树卸下粉红的桃花，毛茸茸的小桃在枝叶间若隐若现，娇嫩可爱。梨树的梨花如雪融化，青绿的果子在枝头肆意摇摆。核桃树告别了芬芳的花朵，长出层层新绿，果实傲然挺立枝头。

五月的槐花开得像棉似雪，每一棵槐树上都挂着数不清的白花，树枝都被它压弯了。风一吹，空气中弥漫着槐花淡淡的清香。石榴花笑得灿烂又红火，一朵一朵对坐在春风里，仿佛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就好像春天会持续到永远。格桑花绽放干净的笑容，一朵接一朵缀满枝头，仿佛人间的美丽和幸福，触手可及。

月季花已经开了些日子，绽开的花朵里有看得见的微微停顿，但它小心地踮着脚尖，在枝头顾盼。春风浩荡，每一阵风，都让它新生一分，又老去一分，但它依然笑对春风。

对面的山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清晰。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层次分明。我想，布谷鸟就藏在那些绿林里，它们在天边的呼唤穿透山谷，但我却看不见它，只有“布谷、布谷”的声音在山间回荡，催促着人们早早插秧、播种。

收回思绪，阳光已经照满大地。我伸开双手，用花的姿势，开启崭新的一天。



花开夏日

杨利军 摄



的山石屏。此时已是春暖花开，黑惠江边的山崖上，红色的杜鹃花已漫山遍野开放。但李桂科无心观赏春景，虽然作了充分准备，但他在心里还是有几分担心。在渡口，他和同伴换好了防护服，戴上口罩，挎上药箱，才步入摇摇晃晃的渡船。

春天的黑惠江水仍然寒冷，在两山夹峙间泛着黝黑的波光。水瘦山寒的时节，江水像根细瘦的带子，缠绕在老西山腰际。江岸的柳树已经吐绿，枝条随风摆动，在江面上划出道道波纹。

李桂科深深吸了口山中清新的空气，他变得松弛了，这哪里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人间炼狱”啊！这里多么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小舟将他们放在江岸的沙滩上。李桂科仰头看，峡谷上的天空像蓝色的玻璃，没有丝毫杂质，他的心情更为畅快。

然而，很快他就陷入了迷茫、恐惧和担忧之中，美景并不能掩饰人间的苦痛。

在丁文先股长的带领下，李桂科和他的同事们从山间小径步入山石屏麻风疗养院。只见数十间土木结构的低矮瓦房横七竖八地躺着，背靠着笔立的大山，面前横亘着蜿蜒于峡谷间的黑惠江。没有上山的路，过河要靠渡船。山水之间，麻风病人在此苟且活着。山石屏麻风院内，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房子已多年失修，破旧不堪。

穿着防护服的李桂科走进院内，就被震住了。只见院内住着很多麻风病人，外观明显异于常人：有的没有眉毛，有的嘴歪眼斜，有的手指勾曲，有的手指都没有了，只剩下残损的手掌。有的拄着双拐，有的直接在地上爬行。面对新来的这群穿着防护服的医生，他们似乎没有感觉，看都懒得多看一眼。长年疾病，使得他们不信能治愈，无非是苟且偷生吧！

猛龙渡的回响

开耶

晨雾在江面揉碎星光
竹筏划破澜沧的绸缎
号子撞碎峭壁千年的沉默
浪花托起赶路人的勇敢

木桨搅动深蓝的血脉
漩涡里翻涌远古的呼唤
礁石在涛声中褪去锋芒
渡船驮着朝阳驶向彼岸

风在桅杆上织就羽翼
浪尖跃起银白色的希望
每一次颠簸都是生命的鼓点
向着光 我们劈开汹涌的时光

江畔的老榕树伸出手掌
接住岁月散落的勋章
当暮色给群山披上金裳
归帆满载沉甸甸的诗行

攀枝花树

张洪能

金沙江水在高深的峡谷里涌流
江岸上站立着巨大的攀枝花树
它们俊朗 刚毅 坚强 守正
具有令人仰视的品貌和风骨

高大的树木举着壮硕的花朵
火红 妖艳 顶天立地

每年的花季 以夺目的色彩
重整山河 依托季风的眷顾
引领山川之舞 繁茂的长势
详解阳光热烈 万物生长

在夕晖里眺望一株攀枝花树
就是对高大的事物表达一份臣服

摘鲜

罗家贵

春食一把鲜
其实 何止是春天

树头菜把菜椿菜
早把高傲的头颅扬起
没有仰望的敬意
难以得到它们的赏赐

蕨菜芹菜车前菜
悄然钻出地面
没有鞠躬行礼
难以得到满心欢喜

海带紫菜裙带菜
水中流淌的生命
没有静心沉潜
难以得到海味苦辣酸咸

生命涌动海角天涯
新鲜的世界里
采摘新鲜的天赐食材
寻觅普通的人间有味
烟火氤氲之息自古流芳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个叫马海德的美籍医生加入了中国国籍。他一直在中国行医，四次到云南开展性病调查、培训和指导性病、麻风病的防治。马海德曾任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担任过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在麻风防治方面，马海德在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于1981年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中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并得到卫生部的支持。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马海德认为不能再沿用欧美国家十九世纪建立麻风村、麻风病院的老办法，而应根据中国国情，大胆闯出一条防治麻风病的新路子来。

他尊重科学，强调防治麻风病应由住院隔离治疗转变为社会防治；由单一药物治疗转变为多种化学药物联合治疗；由单纯的治疗转变为治疗与康复并重；由专业队伍孤军作战转变为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作战的“四个转变”。他还积极开展中外医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争取国际上的广泛援助。

1985年，经他不懈的努力，在广州成立了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福利基金会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来自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麻风病专家出席了会议。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防治麻风病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从1980年起，马海德把国外治疗麻风的新技术——强杀菌联合治疗引进中国。用这种药疗方法，病人一周内即可脱离传染期，平均两年即可治愈。但是这种联合药疗的三种药品价

格较高，因而影响了在全国推广使用。为此，马海德抱病出访了十几个国家。经过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日本、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荷兰、英国和原联邦德国等国家的麻风基金会，分别同中国有麻风病防治任务的省区建立了对口联系，并提供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交通工具等援助。

这样，到1986年底，强杀菌联合药疗在全国麻风防治中得到了推广，使全国每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治疗都有了可靠的保证，大大加速了消灭麻风的进程，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和世界麻风防治工作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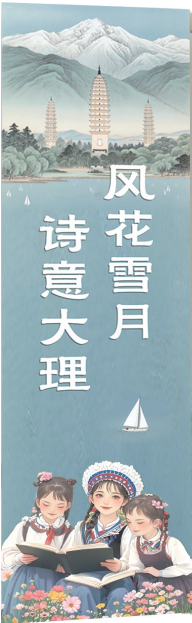
马海德于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1989年8月29日，在原卫生部支持下，马海德基金会设立了马海德奖，旨在纪念为我国麻风病、性病防治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马海德博士，是表彰和奖励为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和管理作出贡献的优秀工作者的行业奖项，为我国医学最高荣誉之一。

李桂科说：“马海德精神一直鼓舞我做好麻风病防治。”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既来之，则安之，何况中国的麻风病，确实需要有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的一批医务人员，李桂科在心里作好了准备，去医治麻风病人，挽救那些麻风患者的身心，践行马海德提出的“中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

1993年1月，李桂科获得了第四届“马海德奖”，以此表彰他在麻风病防治方面作出的贡献。

记得1981年4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李桂科翻越罗坪山，来到黑惠江边



大理诗本

海男

帐篷外的花植物让我迷失方向

冷杉、茶花、杜鹃、玉兰、报春
看见了苍山洱海之间，有那么多花枝
心总是要跳的。我从春秋织锦中走出
天总是要亮的，地总是要站稳脚跟的
百合、龙胆、兰花、绿绒蒿……

走出帐篷，刚充上电的手机
旅人们捧着像石头般沉重的照相机
看见了苍山洱海之间，有那么多花枝
心总是要跳的。我从春秋织锦中走出
天总是要亮的，地总是要站稳脚跟的
百合、龙胆、兰花、绿绒蒿……

那紫蓝色中有象牙塔上的迷雾
一个女孩举起手机想拍下苍山顶上的飘带
像苍山石般的稳重和忧虑……
成长的青春，也看见了中年人
在长吻。我看见那些像树一样
有男人正拥抱着女人，他们面对面
跑到苍山上的旅人，给出了帐篷时
也许是飞行的神秘鸟给了大地的速度
也许是蜘蛛侠给了空中电网线的灵感
我们究竟怎么了？发明了飞碟般的时速
摄像机头，二十世纪的电网线
走出帐篷，刚充上电的手机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
为什么苍山洱海之上有我的灵魂
我们是谁？我又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那只神秘的白狐正在窥探着我们
还听见了鹿子在奔跑的脚步声
在山顶依稀看见白腹锦鸡长长的尾翼
移向那看不清楚的生命痕迹
我们将目光移向那苍山中的一座岩石
青年人正站在不远处的风化岩石的中央
当他告诉我这种幻境时，一个攀登的
像是苍山移动的某朵云彩
他读过我的诗，感觉到我背影
一个陌生人站在我身后拍下了我的背影
我用热泪盈眶中的眼神看着苍山
帐篷外的花植物让我迷失方向
我吹着风，接近了岩石上的峡谷